

Tavshed

· 1 ·

Oktober

沉默的十月

蕭爾達戴芬
[丹戴] J. C. 蘇文

Jens Christian Grøndahl

Tavshed

i

Oktober

沉默的十月

[丹麦] J. C. 龚达尔 著
苏莹文 译



重庆大学
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沉默的十月 / (丹) 龚达尔著; 苏莹文译.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1.12

ISBN 978-7-5624-6467-9

I. ①沉… II. ①龚… ②苏… III. ①长篇小说—丹麦—现代 IV. ①I534.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58948号



沉默的十月 Tavshed i Oktober

[丹麦] J. C. 龚达尔 著

苏莹文 译

策划编辑 张 维

责任编辑 张 维

装帧设计 杨林青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 邓晓益

社址 (401331) 重庆市沙坪坝区虎溪大学城重庆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重庆市沙坪坝区虎溪大学城西路21号)

网址 <http://www.cqup.com.cn>

印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0×1240 1/32 印张: 8.5 字数: 160千

2012年3月第1版 2012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24-6467-9 定价: 29.80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 违者必究

雅丝翠站在扶手前方，以城市为背景，微风吹拂下，栗棕色发丝飘扬，仿佛边幅未修的旗帜。她戴着太阳眼镜，满脸笑容，洁白的牙齿和谐辉映身后的白色城市。七年前的一个傍晚，我们在里斯本搭乘小渡船横渡太加斯河，前往卡西阿斯，我在船上拍下这张照片。夕阳余晖下，屋舍的釉彩瓷砖化作一色，此时置身远处，我才真正明了里斯本为何会被称作“白色城市”。河流对岸，从商业广场到古老的上城区和阿尔法玛区一带，柔和的光线映照着一比鳞次的屋舍。从她离开到现在，已经有一个月的时间了。她完全没有音讯。唯一的蛛丝马迹，来自我们银行联名账户的对账单：她在法国巴黎租了辆车，穿过波尔多，然后是西班牙的圣塞巴斯蒂安、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葡萄牙的波尔图、孔布拉，最后到达里斯本。那年秋天，我们走的正是同一条路线。十月

十七日，她在里斯本提取了一大笔现金，之后便没有再使用信用卡，我不知道她的去处，也无从得知。我四十四岁，年纪渐增，明白的道理就相对减少。年少时，我以为知识会像天地万物一样，随着岁月而扩展：日复一日益形深远的确知事实，将会取代难以理解的无常。我当时的确太过乐观。随着时光流逝，我必须承认，自己现在的所知，比起当时并没有太大的不同，甚至可能稍逊，心中更是少了那股信心。我那所谓的经验，与真正的知识大有不同，这么说吧，像是瓶中空洞无力的浅薄回声；贫乏学识的周遭出现越来越多的空无，仿佛干燥的核桃仁，愚蠢无比地发出嘈杂的噪音。我的经验不过是不学无术的经历，我永远也不可能知道自己有多么无知。

十月初的一个早晨，雅丝翠说要离开。她就站在浴室的洗手台前，俯身看向镜中的影像，一边涂上口红。她已经打扮妥当，一如往昔，优雅地穿着一贯的深蓝色。她的优雅中带着一丝保留与谨慎：她钟爱深蓝、黑色和白色，并且从来不穿高跟鞋，后者完全没有必要。话毕，我们在镜中四目相望，她似乎想知道我会作何反应。雅丝翠依旧动人，每当我了解自己无法猜透她的思绪时，她就更是美丽。她匀称的面容一向令我着迷。这个特色并不常见，大部分人的脸孔都有些缺陷：鼻梁不正，胎记和疤痕，或是两侧线条不同，使得左右脸无法对称。雅丝翠的面孔两侧以挺直的鼻梁为界，犹如镜中的倒影，划出完美无瑕的弧度。

她的鼻形高挺，细长的绿色双眼间距较一般人远，脸颊略宽，尖下巴稍往前钩，颜色极浅的饱满双唇几近肤色，微笑时总会勾勒出难以捉摸的线条，而嘴角和眼尾浮现了一些新生的细纹。雅丝翠总是带着有意无意的笑容，在绽放的笑靥中，她的肌肤会立即反映出周遭的氛围，以及光线和阴影的温度，仿佛她正置身于自己梦寐以求的场景当中。岁月开始在她的躯体上雕琢出痕迹，即使第二个孩子都已经十八岁了，但是她的体态依然苗条坚挺，并且维持着我们初识时的灵巧轻盈。

如果没有看到银行的对账单，我早就会要求失踪人口的协寻。但是有一点我还是有把握的：她并不想让人发现，我也不打算去找她。当时我开口询问她准备前往何处，她表示自己还不清楚，站在镜子前，似乎在等待我的反应。我什么也没说，于是她动身离开。我听见她在客厅里讲电话的声音，但却听不清她说些什么，她的音调带着一丝慵懒，不时中断，略显沙哑。没过多久，就传出关门的声音。我冲了个澡，看到屋后建筑物上方掠过一架飞机，阳光亮晃晃地映在上头。我得不时擦拭镜子的水雾，才能看清敷满刮胡泡沫的脸。镜中满脸白色泡沫的男人用一贯怀疑的眼神看着我，似乎要说，他并不是我想象中的那个男子。他神情落寞，好比疲惫的圣诞老人，定格在一幅镜面上，圈住镜子的葡萄牙瓷砖上，还绘有蓝釉蔓藤。我们当时驾车穿越葡萄牙北部山区蜿蜒的绿色隧道，来到辛塔附近一处雾气蒙蒙的小村庄，她就是在这里找到了

这些瓷砖；我为满脚泥泞而出声咒骂，她则是随性挑剔地检视看来差异极大的一片片瓷砖，一名外套沾满稻草的农夫从驴车后方的桶子里倒出一杯烈酒请我喝，浓烈的酒精呛得我嘴角发颤。当夜，我们在下榻的蓝色旅社内缠绵，墙上的壁纸印有艳蓝色花瓣、船只和小鸟，她模糊的低吟就回荡在四墙之间。在如谜的音韵下，雅丝翠既遥远又亲近。我走出浴室，她已经离去了。公寓里一片寂静。萝莎半正式地迁入新男友住处，赛蒙则骑车周游意大利的萨丁尼亚岛。再过不久，我们——雅丝翠和我——便会真正独处。我们并没有详谈，也许是因为两人都无法设想届时的处境；我们谨慎恐惧地处在这股新的沉默氛围中。以前，孩子们离家，我们总是兴高采烈地享受这股自由自在的感受，然而，如今出现在眼前的空间，竟让两人无法消受，却也不愿任其坐大。

喧嚣的世界归于寂静。他人制造的声响也好，自己发出的声音也罢，数年来，这些主旋律、次旋律、变奏的跫音、话语、哭笑和叫喊就萦绕在我的身边。这就如同永无止歇的音乐，不尽相同，却又日复一日重现，因为，能够入耳并且铭记于心的是旋律，乐器并非重点；是我们共同筑起的生活，而非个别存在的言语和动静。这种生活方式夜以继日重复出现，一年一年的，却也有所改变：不得安眠的夜晚和刺鼻的尿布气味，三轮车，床边故事，急诊室，孩子们的生日和学校的郊游，圣诞树加上湿漉漉的泳衣，情书，足球赛，欢乐和单调，口角之后的和好。

最早的几年间，这个喧闹多变的小宇宙不断膨胀，占领了一切，所有的安排、计划和例行工作弥漫在我们两人之间。我们各自站在新世界的一端，许久以来，只能透过闹哄哄的噪音互相挥手致意。到了傍晚，所有繁忙事务告一段落，我们一起摊坐在电视前方观看新闻、益智节目和回放的老电影，虽然两人都没敢提起，但是我确定她和我相同，偶尔也会怀疑琐碎杂事是否遮蔽了生命本身应有的意义。许久之后我才明白，生命的意义也许不在厚重的家庭相簿上，那些用相机捕捉的特定时刻；而是紧系在重复的格局以及琐碎的事务上。然而日常琐事缠身，精疲力竭地站在厨房餐桌与洗碗机之间，手上拿着待洗的碗盘，耳边听着孩子在公寓里的笑闹声，也只有在突然出现的短暂悠闲时刻，我才会注意到生命的意义。在这些片段的时刻中，我偶尔会想到：就是这些夜以继日出现的活动和话语，让我能完全置身于生命的中心点。

在寂静中，在赛蒙和萝莎渐渐远离的空虚间，我有了这个认知。公寓里的声响不再是数种乐器变调的合鸣，这些声响仿佛犹疑不决的信号，沿着寂静的边缘浮现。浴室里，热水汩汩流入排水管，我刮胡修脸，隆隆作响的果汁机，笛鸣的水壶或是长叹舒声的咖啡壶伴着她的回答传入我的耳际。我们终于可以听到彼此的声音，却不知该说什么。早晨，我在她身边醒来，看着她在睡梦中迎着晨曦，面对我的脸庞。她沉睡的面容毫无表情，五官跳脱我熟知的情绪，几乎转换成陌生的脸孔。

我能够了解她，因为我们共度了数千个日夜，但是她自己呢？她对自己有什么了解？过去我们会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或是如何分工合作而争吵，到了现在，却突然彼此体谅，几乎称得上相敬如宾，即使在床上，两人彼此接近的方式也带着谨慎的温柔。这和孩子们入睡后困倦私密的交欢，或是闷声呻吟迸发的热情截然不同，反而像是一种崭新的探索，怀着一丝惊喜地发现我们真的还在彼此身边。我们相处超过十八年，刚认识时，赛蒙已是个六岁的孩子。我们从未有超过一周的独处时光，唯一的例外，就在七年前的十月，当时我们开车穿越法国西南部的朗德区，西班牙的阿斯图里亚斯、加利西亚，来到葡萄牙的北部山区。

雅丝翠隔天便离开，但是她的心可能早已不在。当天早上我走出浴室时，大可开口询问原委，但却没有掌握时机。她傍晚后返家，孩子们不在，于是我们独自坐在厨房里用餐，这时，一切似乎都太迟了。提问自有适当的时机，有些情况，机会稍纵即逝。当我为她上菜斟酒时，即使她尚未收拾行李，也还不确定自己的目的地，这趟行程已是既定事实。这一天下来，想到她打算离开，让我心中满是疑问，其中最沉重的问题便是：她为何选择离开。但是要开口询问这个问题之前，势必得经过其他问题的洗礼。我心里知道，如果发问，厨房里除了沉默之外，不会有别的反应。我不想让她注意到，她当天早上在收起口红、迅速检视镜里容颜时的随意话语，便让我的文章少了大半页的进度——我早已

为这篇在一周前就该开始动笔，关于画家塞尚^[1]的文章，想好了结语。我并不想表现得像个沮丧的青少年，公开展示偏执的忌妒。就像大家讲的，毕竟，我们都是成年人。也许，我只是夸大自己的不安，任何人想要离开独处一段时间，都并非什么新鲜事，再说，我们身上的责任稍有舒缓，甚至可说是得到解脱，让我们能把自己交在自己和彼此的手上。

那天下午，她从剪辑室打电话给我，说她会晚归。我听到剪辑桌边的喇叭传来卡通影片快速播放的叽喳声响。挂掉话筒之后，我回头细思每一句对话，试图找出她语气中是否有任何变化，但是每个字眼都如此正常，她并没有比平时讲电话时表现得更疏离，也没有过于热切。我们坐在厨房时，两人和平日也没有任何不同。我希望她能自己提起旅游计划的话题，但是她似乎忘了这件事。除非，她打算等我打消这个念头。她闲聊当天剪辑的影片，脸上带着惯有的笑容，说起年轻严肃的导演在发现自己最钟爱的一幕惨遭修剪之后，如何沮丧又绝望。就某个角度来说，她的工作是无形的：删去导演手下无关痛痒的情节，透过剪辑，让故事更为紧凑。故事不都是如此吗？我的故事也相同。我容不下所有的一切，只得从手中的影像撷取精华，决定先后顺序，因此，即使主题一样，我的故事和她的看法也会不尽相同。她说话时，我注视着她的每个表情，这张脸孔和过去并无不同。这么多年了，我看到过去不曾出现的

[1] 塞尚：Cézanne, 1839—1906, 法国印象派后期画家。——译注（下同）

银发，眼角和嘴边线条越来越深，但是，这双眼眸依然是见证我俩之间一切时光的双眼，同一张嘴也道尽这些年来两人的对话。

稍后，我躺在床上，清醒地试图回忆过去的几周和几个月，搜寻任何足以解开谜团的表情、动作和话语。徒劳无功，如果不是没有任何迹象，便是我完全没有注意。我是否心不在焉？显然如此。我的记忆极差，分不清时日，一片混沌中只见得到天空一次次的倒影。每个日子几乎完全相同：她在早晨离开，我则坐在书桌前，看着湖边的绿意，如何慢慢转变为映照宁静湖面的蓊郁枝荫。她回到家，靠在沙发上，我负责准备晚餐。用餐过后，是电视或阅读的时间，之后便上床就寝。唯一的改变，是赛蒙离家后出现的宁静，这股静默在萝莎越来越稀罕的来访下持续扩大，每当我们交谈，便会意识到自己打破了这个与以往大相径庭的沉默。不止一次，我在屋里走动时会停下脚步，透过敞开的房门看着她盘腿坐在沙发上读报纸，无意识地用指甲抓着椅套，或是看向湖对岸的房子，似乎等待些什么。当我这样看着忘我且浑然不觉的雅丝翠时，她有时会突然放下报纸或转过身子与我四目相望，似乎是感觉到我的目光，接着，我会赶忙随意说些话，排开没说出口的疑问。

我躺着聆听她沉稳的呼吸，以及远方的车声。我原来以为她在沉睡，却在黑暗中听见她的声音。也许，我在厨房里没提出任何问题，让她感觉惊讶。或者，她期待我阻止她离开。她背对着我躺着，音调镇

定，就事论事。可能有一阵子了。多久？她不知道。我把手放在她羽绒被子下的臀上，她没有移动。我拍打她的臀部，发现我提出问题的方式，仿佛自己当真明白她的想法。我问她，她是否独行，她却没有任何回答。也许她已经入睡了。当我醒来时，她已经穿好大衣，站在卧室门口看着我。我起身走向她，她盯着我看的模样，似乎是在读取我脸上连自己都不清楚的讯息。接着，她提起放在脚边的行李箱。我陪她走到门口，看着她下楼。她没有回头。我不了解自己，不明白为什么让她不做任何解释便离开。我当然无权要求她回答我怯懦的疑问，在孩子们渐渐不需要我们之后，我们就逐渐失去要求对方的权力。但是，我至少可以开口，让她决定是否要回答。她站在镜子前宣告这项决定的方式如此随意，又如此平淡，语气像是要去看电影或拜访友人，我竟然就随着她自然的语调引导。在床上，当我以为她睡着的时候，她说话的方式却带着疏离，似乎她人已离去，从世界另一端的某个城市与我通电话，她似乎打算借由自己冷淡的宣布来告诉我，不要去打扰她。反过来说，她在黑暗当中的回答似乎也提供了某种可能性，然而我现在才了解，未免也太晚了。有许多次，当她用沉默和超然的态度向我表示自己的不悦时，我总得逼着她一字一句地把话说明白。这已然成为既定的仪式，我默许她的退缩，而我则扮演熟悉的角色：一个宽容自制又谦卑的发问者，深知应有的语调及态度，有时坐在椅边，有时则倾身面对她背过去的身子，

低声请求她的包容。当她站在卧室门口等着我醒来的时候，当她穿着大衣，我穿着睡衣站着面对彼此的那段漫长的时间，她给我的，也许就是表达抗议的最后机会，阻止她离开，直接说出自己的不安和萌芽的妒意。但是她保留的眼光让我丧失勇气。毫无来由的，我知道这么做于事无补，她望着我的谨慎眼光，似乎出自难以接近的远处。

我端着咖啡坐在厨房窗口，一如往常地打量对面墙壁砖块的排列图案，小心翼翼地触碰昨日刻意避开的念头。她现在可能坐在飞机或火车上，而我却在这里重复审视红砖的图案，我强迫自己去想，她是否独自搭机或搭车旅行，是否坐在某个我不认识的驾驶身边，驶向城南的高速公路。我向自己保证，如果她另有爱人，一定会告诉我（我们两人对这个字眼都会微笑以对）。如果不是如此，她的离开，一定有个令人信服的原因。据我所知，她从未对我不忠，不管怎么说，我也不曾忌妒——当然，除了让人自满之外，这一点着实无法作何保证。但是，如果在我们相处的这十八年之间，她有任何外遇，那么她的冷血细腻绝对超乎我的想象。当我试图找出问题时，不管她的沉默有多么高深莫测，她始终不太善于隐藏自己的情绪。尽管如此，一想到她在我们共同的生活之外可能另有秘密，我不仅感到威胁感十足，更感到震撼：因为我一向相信，所有的一切都摊开在阳光之下。

由于工作的关系，我一年通常会离家数次：如果她当真要另有发

展，并非没有机会。每次重聚时，她所表现的如同初识时的热切交缠和欢愉，也许不完全是想弥补；也有可能是出于良心的不安，而想重燃心底的欲望，好用来掩饰什么。我试着想象她和别的男人上床的景象：泛红的脸孔两侧摆动，一具陌生的躯体覆盖在她的上方，镶在她的双腿之间；甚至那处陌生的房间，都似乎历历在目。许多年前，就在我们住在一起之后没多久，她曾经说过，假若我对她不忠，她会要我见识在我们床上不曾出现的场景——我相信这条规则同样也适用于她自己身上。但是，如同我提到过的，我从未设想过这种情况当真会出现。我脑海中的雅丝翠躺在陌生的房间里，我想象出室内的家具、墙上的装饰，以及紧闭的百叶窗外城市另一端的街景，但是我描绘不出陌生男子的脸孔。我随后突然意会到这个忌妒的行为无疑是条死胡同，一个陷阱。无论如何，我们共度的漫长时光，不至于因为不确定的外遇而动摇，她也绝不可能没有思考与他人上床的可能。这个想法似乎太过荒唐，如果她真的有外遇，只要不改变我们两人之间的关系，我也无权过问。但是前一日，在浴室里让我心神不宁的正是这个念头——在昏暗的卧室中，以及几个小时之前，当她拿起行李，沉默地站在门口看着我时，这股不安的情绪也逐渐扩大。她这趟突发又让人无法理解的行程，不管是否有爱人同行，都将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

我将用过的杯子放入洗碗机中，走进书房，告诉自己：我必须与这

些没有答案的问题共处，怀着不确定的心情活下去——至少眼前的确如此，但是我不可用悲惨的幻想来填补心里的空缺。我只知道，这个状况会持续一阵子：她也就只有这么表示。到现在，几个星期过去了，她的这些话不再像是警告，反而成为一种确认。当她那么说的时候，一定知道自己有什么打算，也许说那些话，只是让我不至于惊慌失措，报警寻人。她究竟在做什么？我要如何去理解这种不确定的心情？我胡乱翻阅自己的笔记，看着水鸭在明镜般的水面画出楔行图案，以及湖岸苍郁树林后忽隐忽现的动物身影。我忽然觉得，自己对于塞尚已无感言。毕竟，就算没有我来协助，世人可能早就道尽了一切。我本来打算在前往纽约之前能够交稿，但是距离起程日已经不到一周，文章却写了不到半篇。计划中的这趟纽约之行，将为期数周之久。近几年来，我针对美国画坛发表了几篇论文，此外，惠特尼博物馆（Whitney Museum）也将举办不容错过的爱德华·霍普^[1]回顾展。然而我现在却不知是否应当成行。雅丝翠突然离开，让我没了头绪。我满脑子全是她令人难解的决定，以及她站在卧室门口看着我时，脸上同样神秘的刚毅表情。我穿着皱睡衣，带着睡意，哑口无言地站在那里，却无法得知她透析的目光中究竟看见什么，更无法理解她的凝视。她的凝视探索我的内心，毫不费力地看清埋藏多时的深处，在那一刻，也许她对我的了解更甚于我自

[1] 爱德华·霍普：Edward Hopper，1882—1967，美国画家，题材多为城市的寂寥景象。

己。我仍然不知如何形容这个难以解释的目光，在我聆听着她踏下阶梯的步伐时，我就明白自己的思绪将会不断地回到我们在卧室门口沉默以对，互相凝视的这一刻。然而我同样也知道，她不会因为我在家等待，就急忙赶回来。不管我在屋子里踱步打转，或是前去曼哈顿，她在门口的凝视都会伴在我的身边。

我强自振作，将精神集中在塞尚身上，手边东拼西凑的笔记突然失去了意义。其中有一条笔记是关于如何探索塞尚笔下纯净美学冥想的纷乱心理层面，这是我在几年前记下的一项观察，一直不知道要如何处理。这个笔记出自塞尚笔下的浴女们，这些女子根本就不是在沐浴，而是来到河边，赤裸地或站、或躺在草地上，充满感官色彩，撩人的躯体安然自得，观赏者难以转移的视线，游移在浴女的肉体和四周枒杈横生的绿荫之间。女子的皮肤、枝叶、水面和倒影架构出流畅的色调，透过浴女后方对照和层次分明的空地，可以看见河流和远方的河岸。塞尚在这幅画作的中央——也就是河对岸——画了两个渺小的身影，在朦胧的色彩中几乎难以辨认，那是个男人站在岸边，脚边还带了一只狗。他的位置太远，看不见脸孔，但是观赏者绝对不会错过他，男人看向宽广河流的对岸，欣赏眼前的景象，他和狗儿的注目焦点当然是那群出浴的女子，以及她们泰然自若的裸露。远处男子的模糊小身影反映出观赏者的视线，让站在美术馆的沉默观赏者感受到短暂的暧昧和无法解释的羞

愧，游移在抽象色彩间的视线似乎分辨不出肉体和植栽，被动超然的凝视仿佛成了一只手，轻抚那些毫无猜疑的女子的美胸丰臀。

电话声响，我以为是雅丝翠，结果却是萝莎，问起他们应当要在几点钟过来。我根本忘了这回事：上个星期，我们邀请萝莎和她的新男友来家中共进晚餐。她在电话中的语气听来教养良好，像个彬彬有礼的晚宴宾客，而不是当初我用酸奶酪、香肠和自创印度尼西亚菜喂养，颐指气使又没耐心的孩子。我一方面试着写下塞尚画中低调的窥视者，同时也思忖要如何解释雅丝翠的缺席。但是，她早已想到了这一点：晚餐之际，萝莎眯着眼睛开起玩笑，说起雅丝翠现在可能和葛妮拉同游瑞典北方的海岸线。这话将我撕扯开来，就像是晚餐时，在她灵巧处理下的鳌虾。萝莎的眼睛和她母亲相同，细长又逗人，微笑时嘴角弯曲的线条也和雅丝翠一样十分性感，有时带着戏谑；她正是带着嘲笑的意味，看着我怯懦的表情。我开口致歉，表明应当拿鳌虾当开胃菜的，结果让她几乎笑出来，还宽宏安慰地戳了戳我的脸颊。葛妮拉是个在斯德哥尔摩开业的孩童精神科医师，也是个女同性恋，顶着染成红铜色的头发。我一向不喜欢她，对她那些宽松的绢丝罩袍毫无兴趣，更别提她位于北海小岛的住处、屋外的厕所、油灯，或是那些大如鹅卵石的琥珀。也许原因就在于雅丝翠嫁给赛蒙的父亲时，就认识了葛妮拉。萝莎和男友离开后，我查出葛妮拉在斯德哥尔摩的电话号码。也许雅丝翠真的北上去找